

上个月8日，人民行动党在两年一度的党大会上发表阐明未来方向的决议声明，并将超过500名党员的反馈归纳为几个主题，收录在决议附录。行动党上一次发表决议是在25年前。

附录中列在《行动党转型》主题之下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必须坚持自我更新，有序地物色背景不同、能干且充满热忱的年轻男女，包括给予基层党员服务和领导的机会。”

据了解，由卫生部长、行动党组织秘书颜金勇领导的候选人遴选小组，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邀约合适人选“喝茶”的工作。行动党上述说明，为它下届大选候选人的遴选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陈庆文：1984年是行动党精英化里程碑

何谓“基层党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胡欣(Hussin Mutalib)在《政党与政治：新加坡反对党与人民行动党研究》一书中指出，新加坡政治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强调引进的政治新人是行政和管理专才，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基层领袖。

换言之，相对于为了参政而入党的精英，“基层党员”泛指有一定党龄，并且在选区内服务了一段时间的党员。

行动党网站形容该党是反殖民地理理念下的产物，首批部分党要是“曾在海外求学的讲英语年轻人”，创党当天，“行动党党员穿着短袖衫出现，显示与忠于新愿景的工人齐心协力”。

随着国家独立，行动党认为有必要引进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的人才，因而在选拔人才方面逐渐倾向技术官僚、学术人员和专业人士。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行动党“精英化”的一个“里程碑”是1984年，之后的大选进一步延续引进精英专才的做法。

1984年，行动党引进多位新人，除了出身军队的李显龙总理，还包括曾是行政服务官的前副总理黄根成、曾任私人企业董事经理的前交通部长姚振东、曾在原产局担任兽医及研发人员的前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李文献医生，以及壳牌东方石油公司前主席、前财政部长胡德道。

陈庆文认为，社会主义阵线议员在1966年退出国会，行动党因而在1968年大选中横扫全部议席。少了社阵这个主要的政治竞争对手，它不再那么重视推出草根性的基层候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让人形成一种印象，认为行动党更重视建立精英专才团队，忘了自身既是政府，也是个社会基础广泛的政党。

1982年投入基层工作，2006年当选三巴旺集选区议员的李玉云(56岁)虽是律师，却不以“精英”自居。据她观察，行动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先从基层党员中物色议员人选，只是过去不对外宣传这个做法。她相信这是因为老一辈行动党领导人认为，不应引起不必要猜测，因此甚少公开讨论候选人策略。

要定义“基层党员”并不容易。如果说“基层党员”不是“精英”，那似乎把在基层服务多年的专业人士排除在外。

荷兰一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连荣华(49岁)是星展银行的董事经理，在基层工作了八九年后才进入国会。他同样抗拒“精英”标签并指



▲陈庆文：许宝琨在榜鹅东补选落败，迫使行动党正视“空降”候选人的策略是否正确。



▲陈庆珠：行动党从未刻意经营精英形象，它因强调引进教育资格最高者参选，才被扣上精英的帽子。

出，行动党向来都从支部秘书、青年团、妇女团以及政策论坛等范畴物色合适从政人选，“从党外引进的能人，可以和党内身经百战的基层党员相辅相成”。

李玉云和连荣华列出基层工作背景的前任和现任议员，包括白振华、王雅兴、殷吉星、邱臻、刘娉琳和陈振泉等。

黄循财：决议声明重申行动党重视自我更新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循财受访时强调，上述决议声明附录的文字，不代表人民行动党政策改变或方向转移，而是重申党重视自我更新。黄循财目前是行动党宣传与出版委员会主席，带头起草这次的决议声明。

他说：“我们选人的过程考虑周详，包括党内基层党员。我们应慎防为任何人贴上标签，不公平地设定刻板印象。”

他也说，政治环境竞争激烈，不论候选人是否有担任政治职位的潜能，他们都必须和基层沟通。换言之，“人人都必须是基层党员”。

陈庆珠：行动党从未刻意经营精英形象

关心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曾指出，“不是每个(行动党)候选人都必须是斯坦福、普林斯顿或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行动党应找出更能代表草根阶层的人选。她日前回答本报询问时说，行动党从未刻意经营精英形象，它因强调引进教育资格最高者参选，才被扣上精英的帽子。

她说，之前有人批评行动党基层党员参选机会甚少；她本身则发现部分基层出身的议员虽是大学生，却不是顶尖的奖学金得主。陈庆珠综合观察，她认为：“2011年大选和两场补选后，行动党已意识到基层党员忠诚度和沟通能力的重要。”

陈庆珠认为，从榜鹅东补选行动党候选人许宝琨的“榜鹅之子”形象不受落，可看出领导团队多元化的重要性。“执政的行动党推出的候选人团队，既要具备部长级潜质、有能力制定正确政策的人选，也要有能够带动基层的人。”

认为行动党政治领导人高度同质化的评论，不是指他们教育程度高、学业成绩优异、出身名校，就是说他们来自公务



▲许宝琨出身贫寒却摆脱不了精英形象，他去年参加榜鹅东补选，没能行动党保住议席。(档案照片)

员体系(包括军队)，或是高薪的专业人士。这些特质让一些民众关注，领导精英在做决策时，会不会与基层脱节。

陈庆文认为，像许宝琨这样出身贫寒的高素质候选人也未必能让选民感到满意，凸显行动党须正视“空降”候选人的策略。他说：“工人党目前也争取吸引同样的人才，不少人会因此觉得工人党是个可替代行动党的选择……行动党必须建立真正拥有广泛基础的政党，政党基层人员和精英并重。”

黄循财强调，行动党不会只通过一个管道物色合适人选，它将继续从党内外部引进最能服务人民的团队，并协助来自党外的人选融入特定选区。

谈到从基层党员中遴选合适候选人是否有助行动党“去精英化”，黄循财说：“就算我们只从支部(即基层)物色候选人，人们对行动党的精英印象也不会就此改变。我们应先确认是否存在这样的想法，构成这个印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印象，然后才对症下药。”



▲黄循财：行动党不会只通过一个管道物色候选人，它将继续从党内外，组织最能服务人民的团队，并协助党外人选融入选区。

实况报道 文@何惜薇 hosb@sph.com.sg

“本国会第一个会期将在今年预算案辩论后结束，第二个会期从5月开始。政府这个任期进入下半段，各政党预计都将加速规划发展方向，为下一届大选做准备。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上个月在党大会上发表的决议声明被广泛视为该党未来发展的蓝图，其中人才选拔的环节受到更多关注；行动党如何打造多元团队，决议声明的文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行动党撒大网选贤

▼行动党在上月举行的常年大会上颁奖肯定党员的贡献，为得奖基层人员欢呼的喝彩声此起彼伏。(邱启聪摄)



公众视野重现“民主社会主义”

“行动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差别在于，它能完全脱离教条式的理论和政策……目前的领导人开始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做好改变政策以应对新现实的准备……我们在政治原则和务实政策中维持平衡。”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人民行动党庆祝成立25周年时，如此描述行动党因时制宜、适应时代变化的意愿和能力。

行动党今年庆祝建党60周年。纵观其发展史，它确实展现了高度灵活的政治身段和不受意识形态牵绊的作风。它当年以“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讲求公平公正，不分阶层、种族或性别的理念，来凝聚人民力量以争取独立，并且与同样持有反殖民理念的左翼力量携手合作，过后却在确保国家生存的前提下，开放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行动党上个月在决议声明中指出，将“致力于维持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为国家服务，为国人改进生活”。“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这个“尘封”多年的理念再次走入公众视线。

一个在执政后淡化意识形态并回避高喊口号的政党，这次重申初衷，在外界看来，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连荣华：从党外引进的能人，可以和党内身经百战的基层党员相辅相成。

“重提民主社会主义并非迷信意识形态”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行动党宣传与出版委员会主席黄循财对此解释：少了当年争取独立和建国的共同目标，行动党认为有必要检讨党的价值观、突出主张。

他说：“正如当年行动党领导人调整目标和理想以适应现实，包括制定经济战略以及重视劳资政三方协作等，这次重提民主社会主义，不表示我们现在迷信意识形态，而是借此突出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观，希望把这些价值观付诸行动，制定适合当前情况的政策。”

荷兰一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连荣华认为，行动党重提“民主社会主义”是要把全球化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他说：“加上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提高社会开支、提供更健全的社会安全网。”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认为，行动党这么做是要说明它是个“由群众组织起来的政党、为群众组织起来的政党”，伴随着新加坡人齐步向前，而不是如老大般走在大家前面。

陈庆文说：“行动党正努力地从‘行动党公司’走向‘行动党政党’，它需要重塑公众形象。”